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六九回 葉大魁滿載而歸 趙知縣下堂謝罪

葉勇、葉力以為濟公被澆了烏雞狗血，真個無法可施，便想報復前仇，因此這個一拳、那個一腳。不料濟公乖巧得很，讓也不讓，暗暗用了一個脫空法，卻打在那拉鐵鏈的這差人身上。登時那差人口吐鮮血，倒地就死。旁的差人一見，大驚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這便是公事辦得不好，老爺們也可明談，怎能你一拳他一腳，把一個活跳的人就打死呢？」葉力、葉勇發急道：「我們是打和尚的，並不是有心打他，這便怎麼好呢？」眾差道：「無心也要抵償，有心也要抵命，沒有怎麼好不怎麼好，一道同走是了。」但是差人只帶了一條鏈子，這兩人又明明白白的人命要犯，假如逃走，怎樣是好！一個個的便商議不出個主意。濟公道：「俺倒有個主意呢，俺看這條鏈子倒長得很，恰好一頭鎖一個，中間鎖一個。不瞞諸位說，俺腰間還有兩把上好的鐵鎖，諸位不嫌惡，還可以借去用一用。」說著，便從腰裡將兩把鐵鎖掏出。眾差一見大喜，只得依了和尚的話，將三人鎖在一起。此時卻把一個人喜歡煞了。看官，你道是什麼人呢？不是別人，就是葉大魁。當先他們原議，本說家私到手，四股均分，如今葉力、葉勇遭了人命，口也不開，心中歡喜不過。候著大眾走遠，他也不問天井裡的屍首，隨即拿了一隻皮箱，將適才由和尚前拿回的一應家當，細微末節的看了清楚，封鎖好了，喊了一個家人拿了，押著送到自己家中，然後走回。此時這葉少文家中，因他家遭了人命，差人的屍首例在天井裡，直即人山人海。

唸經和尚見到勢頭不妙，也便老早的多壇送聖，一走一個乾淨。外面時候已經上燈，葉大魁便著家人照應閒人，自己就想到馬房裡移去大福母子。走到門前一聽，見裡面已無聲息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我且急濟燃眉，將二人拖了擗在馬糞坑裡，蓋上一些壞爛物件也就算了。主意已定，便取了鑰匙，放開園門，點了一個燈籠，走到馬房門口，又開了鎖進裡一望，見裡面連鬼也沒一個，心中好生疑惑。復行又細細找了一遍，只得仍到前面。剛剛才進廳屋，只見來了幾個差人，手提玉山縣正堂的燈籠，一見葉大魁，掏出鐵鏈套了就走。葉大魁發急道：「諸位且莫動粗，就便提我到堂，也要說明是件什麼案由才是道理呢！」差人道：「還開什麼案由！總之，你們乾的好事！如今老爺連頭都碰破了，你去看一看自然明白。」葉大魁沒法，只得跟了就走。

看官。你道這是一回什麼串頭呢？只因起先的差人一條鏈子鎖了三個：一頭濟公，一頭葉力，中間鎖的葉勇。那一路之間，濟公便一時撒尿，一時出恭，是他的例行公事，就同那年在皇城裡被張忠夷拿住了一樣情形。但那回專同巡兵取鬧，這回是專拿葉力、葉勇吃苦。到了撒尿時候，他便把條鏈子收風箏繩子似的向面前一收，將葉勇、葉力收到面前，便褲子一拉，對準二人尿他一身；到了出恭也是這樣，將二人拖在旁邊聞臭，差人又拗他不過。跑了一息，剛從一戶酒館門前經過，濟公忽然站住不動。這地方離縣衙已不到一箭的路了，大眾差人便想你推他擁的，不由他不走，那知他就同銅打鐵澆的一般，再也拖他不動。有些不識進退的差伙便拳打腳踢，催著他走，可憐拳打的就抱住拳頭喊，腳去的就捧住腳頭哭，直即是碰在泰山石敢當上的樣子。眾差鬧了一會真叫沒法，一個伶俐的便向他商議道：「師父，我們也叫公事公辦，推車不由自主，並非同你老人家有私仇。你師父留難不走，我們怎樣交公呢？」濟公聽說，把眼睛便向他翻了一翻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些沒用的狗頭，那裡當了一世的差，連當差的規矩都不懂嗎？」那人笑道：「請問師父，是個什麼規矩呢？」濟公道：「俺和尚到堂，當差的例行要孝敬俺三斤火酒，一斤狗肉。」那人見說，暗暗說了一聲「晦氣」，俗語嘗說道：「強頭狠，是解差。」我今日真個就遇著了！大眾沒法，就湊了幾個錢，請他坐了酒店門口，買了些狗肉燒酒來應酬他。那知他吃了還要添，大眾又向他敦商道：「師父方便些罷，委實沒有錢了。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三斤酒四兩，一斤肉六兩，有錢俺和尚也一兩不得多，沒錢俺和尚也一兩不能少。俺勸你們爽撒些！」眾差沒法，只得如數給他吃了，這才起身同走到縣前。差人進裡通報，頂頭就碰著葉名，問道：「捉得來了嗎？老爺倒急煞了，你們趕快稟報罷！」

可歎這趙知縣一點做官的本領沒有，但那想錢的心是一等第一。他見葉名許了他一千銀子，就恨不立時把和尚捉來，打他一千八百了著這事，那銀子就可以到手；又怕這妖法的和尚不容易捉獲。就此思前想後，焦急異常，連夜飯都沒心去吃。

及至聽見差人上前稟說妖僧已經提到，登時笑逐顏開，以為這一千銀子一定是拿穩了，隨即就命站班坐堂。只聽吆喝一聲，趙知縣已升了公座，吩咐將妖僧帶上。濟公見那原差就來代他開鎖，他便一把抓住那差人的手說道：「好容易皇恩欽賜的這一把紫金鎖，就能聽你們要鎖就鎖、要開就開的嗎？」此時葉力、葉勇已經另換了鐵鏈鎖在旁邊。眾差見和尚不肯解脫鏈子，只得由他圈在頸項中間，就把他帶上堂去。濟公走上階台，就用那芭蕉葉子將臉遮起，跟著差人走到公案面前，就朝正中一站。趙知縣大怒道：「膽大的妖僧，見了本縣還不下跪！」濟公遮著臉，把一顆蒲草盆子的頭扭了兩扭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僧人不懂法堂上的規矩，你就將些罷。」

趙知縣格外動氣，吩咐左右：「代我用亂棒將他腿子敲了跪下！」濟公見說，大喊道：「打不得！打不得！我願跪了！但是你也別要臥下來，陪著俺一道跪呢！若是單單的叫俺和尚一個人，我且問你趙大京有多大的膽量？」說完，將那芭蕉葉子向下一擗，又說：「你且看一看我這個妖僧罷！」

趙知縣不看猶可，那知抬頭一看，直嚇得面無人色。曉得碰著太歲了，這一個人是不大好惹的，連忙跑下堂來，一面碰著響頭，一面不住口的喊「聖僧」。濟公大笑道：「知縣老爺，快快不可如此！你最好推著個認不得俺，打俺一千八百板子，將俺逐出境外，那一千銀子不是就可以到手嗎？」趙知縣被他說得又慚愧又懼怕，只是碰頭求聖僧開恩。大眾書差看見這樣情形，心中奇怪不過，又聽見本官一口一聲的「聖僧」，不曉得這個邋邇和尚究竟是什麼來歷？本官碰了無數的響頭，那和尚這才吩咐道：「罷了，你快些站起，你們做官的，覺得人跪在面前就是威武，俺和尚卻最怕這個形像。你做點好事，快些起來罷！」趙知縣見說，方敢起身，搭眼見濟公頸項裡掛了一條鐵鏈，連忙上前用手要代濟公去解。濟公用手阻住這：「好輕易事！你代俺查點查點，俺這頸項裡掛鐵鏈，大宋律例上都是有的。那年御史張忠夷鎖了我一鎖，不過在刑部天牢裡坐了半年，你看派一個什麼罪過罷？」趙知縣見他這樣說法，又想跪下碰頭，濟公大怒道：「你這人委實可惡！俺叫你不要碰頭，你時時朝著我這樣，專同我作對！」趙知縣不等他說完，連連招呼道：「不碰頭，不碰頭！但是總要求聖僧開一開恩，將刑具除掉呢！」濟公道：「你且勿憂，這些浮文末節皆不要緊，這鏈條馬上還用著他鎖一個人去呢。俺且問你，這姓葉的人家怎樣同你這樣合式，他叫你鎖和尚，你就鎖和尚去呢？」趙知縣辯道：「只因他詐稱妖僧私算家財，在下有治民之責，所以不得不理。」濟公道：「妖僧私算家財不得不理，本家硬占家財，你怎樣又不理的呢？咳，俺明白了，妖僧沒有兩千銀子送你，葉大魁有兩千銀子送你，可是這個分辨嗎？」趙知縣聽他說到這話，曉得前案又被他翻出來了，暗道：「好晦氣，多分連那兩千銀子還不得由我姓趙呢！」心中正然畫算，直聽堂下一片的哭聲合那喊冤的聲腔，忽然驚天動地。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所下回分解。